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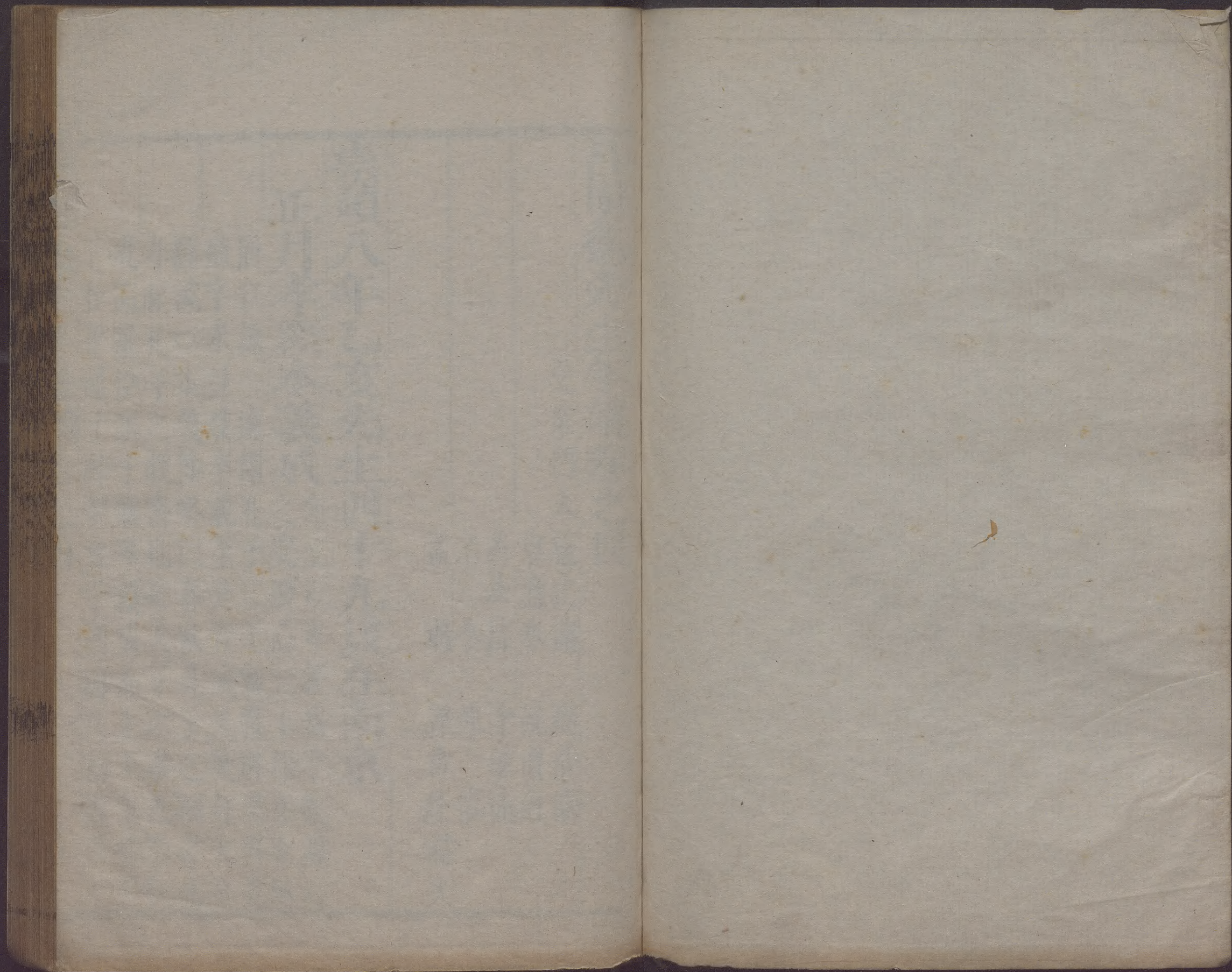
714589

傳 676.15

823

=4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四

受業門人施化遠

袁應參 周景濂

黃基昌 李毓楠

石岳 陳睿

孟瑁 郭希銓編次

崇禎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九歲在南京

正月孝經本義成

先生以孝經為千聖傳心之要潛心二十餘年夜臥

猶口誦一遍謂孔子二千載精神安得竟廢辛未註疏本義至是告成又箋訂大全圖說○本義節略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又曰有天下



國家者不可不知孝經孝經先德教後政刑又曰孝經其用大而理約於次年作孝經本義序曰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為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為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為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為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為經地不得無以為義人不得無以為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于親睦舜之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為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于漢唐偽于炫邵黜于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即爭竄易不然亦祇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為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于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即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

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于漢唐偽于炫邵黜于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即爭竄易不然亦祇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為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于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即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濬決排不可



不歸於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祭於天  
 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  
 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  
 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  
 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子之傳宗其物事  
 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  
 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  
 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  
 揆堯舜而拳拳論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  
 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  
 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沈潛淹貫有年乃敢  
 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  
 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  
 本而不規規于家庭問視之一節或于孔  
 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于經文  
 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  
 加意表章頒之學宮而躬行于上以明教

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  
 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  
 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  
 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  
 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  
 屑乎富强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  
 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  
 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于天下與後世而  
 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  
 本矣元日本義成箋次大全恭紀四首我  
 后崇禎之八載春王正月歲之元風微日  
 澹寒雲薄地義天經孝道尊錄閣老藜存  
 聖諦留曹閒筆總君恩圖書告備慚才淺  
 欲問真傳不得言自從堯舜至於今談道  
 紛紛衆若林誰識孝為天地性吾因經見  
 孔曾心神明四海其源遠兢戰三言厥旨  
 深却是見前平易事多人踏破鐵鞵尋諸



儒言孝在承歡曾作明王德教看泗水應  
 遺周禮樂期門猶想漢衣冠三千餘載真  
 宗派五百多年廢學官天子方思興至理  
 獨無孤柱可迴瀾日來連上侍親書陶徑  
 全荒萊絲虛北斗孤懸黃玉幻西山遙望  
 白雲疎爭言魯壁藏蝌蚪耻撥秦灰問蠹  
 魚此意與人談不得  
 橫經春在五辛餘

寇陷鳳陽發兵追勦退之

鳳陽十七日聞報

十八日即發兵一千過江二十日又發兵  
 二千牌至廣武衛賊見牌西遁仍追勦至  
 安慶○疏糾提督趙世臣庸懦不前察死  
 難將領袁瑞徵等十員題請贈卹○合勦  
 流寇南有楚鄖北有豫西有秦皆提勁兵  
 夾攻南方風氣柔弱惟東南一面稍虛先  
 生議秦楚鄖豫各將由江北西向轉戰合  
 勦以東護陵運截賊奔潰○流賊聞江上

布置謹嚴布散流言欲剪其所忌城內奸  
 宄之徒互相煽惑欲圖竊發搶掠進香數  
 千形迹可疑提督職方失色報變遂點親  
 丁數百及操兵分駐隘口大書白牌逐之  
 惟防禦隘口謹嚴城守搜拏奸細晝夜調  
 度目不交睫者數旬而都城安瀾○疏陳  
 南都四重四危四難曰臣觀今天下腹心  
 肩背無一處不岌岌稱亂特有東南根本  
 之地江波晏然忽流寇奔突驟如風雨前  
 波固在後濤更猛以七八年所不能結之  
 局驟而合力東窺難以下手乃天時人事  
 人情事勢無一不堪痛哭流涕何者臣所  
 憂者非憂流寇也憂無有肯為皇上任  
 事者而任事之綦難也蓋總論南都之勢  
 有四重焉其危亦四其難亦四明乎此而  
 後可與言補救也何為四重國之大事莫  
 重於動輒嘯聚高寶賴徐之間無處無之  
 安知無不逞之徒為賊前驅乎以此思危



危可知矣危者而何以使之安也何謂四  
 難流寇之在楚在豫在宿徐盧安者謀稱  
 八十萬雖未盡確然無地無賊且皆以東  
 窺為志賊勢之急如此而南都城視京師  
 倍十之六城內更復曠闊軍兵額設最少  
 且弱孝陵在內城之外尤當防護是捍衛  
 之難也南都去天遠法紀久弛人心玩愒  
 又且衙門頡頏事事牽制是振飭之難也  
 自教化不行紀綱不振上下名分倒置往  
 往小加大下犯上且五方雜處奸宄叢伏  
 是消弭之難也又如風俗薄惡人情日澆  
 稍一任事浮言四起即如流寇一事何如  
 猖獗而猶有造為流言謂不過土賊數百  
 以解軍機者甚之伏機設阱煽惑人心忌  
 成樂敗伎倆叠出以陵寢而孝陵在其  
 南祖陵皇陵在其北較他省關係萬倍  
 我國家以南都為根本根本搖則枝葉難  
 固我國家以漕運為命脉今日吳越揚淮

山左皆漕運之孔道也漕運阻則神京坐  
 困至東南財賦之區賊所覬覦近亦水災  
 頻見民力困竭以此思重重可知矣重者  
 而何可貽之輕何謂四危前正月一日江  
 北歸德皆雷去年十二月五日南都大雷  
 震電至于妖鳥殘麥妖蛇食稻妖鼠渡江  
 豈可盡謂天道遠乎江北諸郡早魃為虐  
 粒米不登父子兄弟流離失次即無流賊  
 亦慮揭竿况如桐城亂民不一而足特未  
 盡動耳如鳳陽播虐有素民實引賊而至  
 良可悲也至於江南江北所在大盜出是  
 任事之難也難者而何以規之使易也夫  
 以南都之重如此而危與難又如此臣書  
 生也生平孑立不善諧世五年以來嘔盡  
 心血夫亦矢忠孤樹雖無日無浮議流謗  
 以掣臣之肘臣總不為搖動然天下未有  
 為人所忌必欲敗之于旁伺而能成功于  
 當局者况臣病勢支離兼以夜不交睫手



不停批而父病未愈至情迫切方寸甚亂然以賊勢孔棘力疾料理二十餘日幾無生理所幸南都內外鎮定而賊已西遁六百里外各撫夾勦必有成效臣實病實愚實不能為于時與言及此不寒而栗留一日必誤重地一日此臣所為痛哭流涕而不知所底也伏惟皇上念臣五年勞薪料理調度力捍東南頗竭愚忠准臣解任以謝忌者然而臣實不能盡職若非恩賜罷斥恐臣一腔任事苦心終憤轅末路從此天下以臣為戒更無肯為皇上任事者人實耽耽必不容臣非臣當此時敢求弛卸也謹瀝血自劾伏祈聖鑒立賜恩斥臣曷任戰慄待命之至

遵例自陳

二月大計致仕尋革職

先生在南廩南樞兵食兩事一肩承擔矢

忠報國盡謝情面權貴久已銜之時陷鳳陽報在正月十七日方議發兵渡江而十八日吏部堂題即以總鎮楊芳擁兵自衛萋菲影射次日遂刊刻成帙傳播南北後南科道糾疏已發所糾南戶部某其人與事蹟俱傳播小報發賣忌者與二三腹心連夜褻衣步行執題要挾科道中途換疏有涕出而從之者疏上命致仕尋以南科糾拾革職回藉時陰雨恒山川昏黯月餘不解先生乃禱于關帝稍霽軍民送者各持一香涕泣而別棄香于岸香烟如霧竟日不滅告孝陵文曰嗚呼維茲豐芑重地是我高皇帝鼎湖藏衣冠之地而我國家之根本財賦之所出漕運之所匯也年來南廩如洗漕截軍飢憂在食南兵半屬虛冒半歸差占盜劫公行驕軍屢譁憂在兵我皇上不知與世浮沉猶可自全豈之臣即愚豈不知與世浮沉猶可自全豈



不知以孤踪綿力認真做事必任怨賈忌無以善末路然臣嘗謂古之忠臣視國事如家事當此國家多故安危共之即實是自已家事何但言如又謂天下事豫為之雖無赫赫可喜之功而曲突徒薪所全實多是以移山填海徒竭報國之心下石舍沙終受癡忠之累自臣受事至今凡五年無日不嘔心血竭四體以消隱憂人亦無而不騰謗流訛以掣臣肘臣皆屹然任之臣之所以當去而罪之所在何者人所傳舍之空帑而臣實任之凡改折糾叅清冒別姦儲積節省皆罪也人所不肯犯手之影占冒濫而臣實任之凡裁浮釐弊實伍節米以至請託不行餽遺盡革嚴治委官衙蠹皆罪也又如清補軍之格以省索費精技射之試以拔廉勇破格套廣使過以憐才備用嚴防守之實壯臂指之勢以精

劫盜鎮驕軍皆罪也即如賊自假扮進香陷鳳陽後勢如破竹一日職方五鼓謁臣云楊提督言城中進香數千甚可疑又及訛言煩興奸棍竊發之狀遂密遣將官微服體察更點標下兵丁數百布防隘口即大書白牌驅逐進香併彈壓姦棍眾皆謂臣定變而或謗為陳兵自衛矣又如臣部十七日會議發兵十八日即先發一半渡江待糧此臺臣黃昌親見也二十日糧出全發渡江扼賊賊至廣武見牌擲地由藕塘西掠則兵部差官侯爵親見南兵部發兵三千二十日過江勦賊賊遂逼廬州入安慶已經兵部題奉御覽眾皆謂臣伐謀而或謗為發兵遲延矣又如南庾苦無一月之糧臣盡謝情面力砥頽波如徽紹金衢折米二十五萬在民每年可省二十餘萬在南庾數年已節省三十餘萬於國計民情兩便兩次折放俱係南計堂司經手



且節省數萬解抵北餉俱有疏奉褒綸其  
 他錙銖節搜葆存元氣二年之間南庾遂  
 積一百五十餘萬可足三年之用眾皆謂  
 臣功在社稷根本而或謗為受金改折減  
 放軍糧矣即如近日南計臣某于七年十  
 二月以錢五百二十文作米一石放軍時  
 石米值至九百二十文軍有煩言遍貼匿  
 帖與臣部何與臣即密集將官默加消彌  
 眾皆謂臣彌亂而或以南戶部事嫁禍臣  
 部謗為臣部折放一以搖惑科道一以挑  
 激愚軍今南中之公論豈不昭昭哉又如  
 南軍至驕無一年不十餘譁者自臣受事  
 申嚴法令一軍肅然眾皆謂臣旌壘改觀  
 而或謗為大閱鼓譟夫大閱何事矧與內  
 使侯伯科道共事豈有大閱鼓譟而寂無  
 一言者乎至於江上戰船城內防丁及一  
 切預備火藥硝磺聘取將才咨訪叅軍無  
 一不可對天日而質清議若夫南中司屬

將領之餽遺自臣題革眾皆謂清嚴大過  
 而或謗為欲富如使臣欲富記臣代庖南  
 戶節搜數百萬充南餉節省數萬抵北餉  
 獲鑄息十萬一千存南庫蓋公帑出入南  
 北一體無論賢不肖皆無容上下其手固  
 也惟是臣督儲衙門上手止交代二百餘  
 金臣任內節積贖費至一萬五千餘金以  
 三千五百修倉以五千二百助南北餉以  
 千餘置學田一千五百畝并興起學會  
 仍存五千一百金交代下手督臣馬鳴岐  
 分毫不染夫此一萬五千者即取以半肥  
 囊橐半充交際世俗不以為貪反交口而  
 賢之臣豈獨愚棄一萬五千而罔滿紙描  
 寫之二三千金是為欲富乎今南中之公  
 論豈不又昭昭哉嗟嗟共見共聞之事四  
 知一介之嚴猶欲變易黑白以亂人聽其  
 他所苦心拮据反以得謗皆類此凡此皆  
 臣罪也嗚呼臣以久病餘生手口卒瘁當



其外有強寇內伏姦宄而南北交構以怨  
 報德挑間機阱靡所不至臣直挺身碎心  
 消釁杜萌殊不自意其有今日幸 陵園  
 宗廟江干內地晏然無虞今已仰遵明旨  
 交代新樞臣范景文料理五年兵食之危  
 擔半生砥礪之孤忠上不愧皇天下不愧  
 衾影仰恃有高皇帝在天之鑒與 皇  
 上特達之知俯恃有海內有道士紳與走  
 卒戍婦之心之口嗟嗟腐鼠焉能嚇人浮  
 華終歸泡影臣又何尤惟是使臣踉蹌去  
 而天下後世之實心任事者以臣為前車  
 俾我 皇上孤立國事日壞則臣之所深  
 痛也去國孤臣回首瞻天鍾山蒼蒼江水  
 灝灝惟有遙戴紅日歸依白雲而已○舟  
 泊燕子磯告關聖文曰先是崇禎庚午四  
 月上以南庾匱命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  
 常寺卿呂子維祺督南儲時大司農兩以  
 差滿里居代庖三載積糧一百五十餘萬

交代又疏罷內遣糾輔臣溺職癸酉上復  
 以南兵驕虛命維祺典南樞疏革請託餽  
 遺汰內外衙門冗占八千以實軍伍乙亥  
 春罷免及去國陰雨狂恒山川昏黯月餘  
 不解呂子禱於 關聖帝君雲長先生稍  
 霽一日乃得塞舟罅漏解維去軍民送者  
 各持一香涕泣而別舟泊燕子磯呂子以  
 野服瓣香告於雲長先生之靈曰嗚呼先  
 生聽之先生在漢精忠大義格天表日其  
 聰明正直而一雖千秋猶凜凜有生氣先  
 生之言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設使天無  
 日人無心恐世宙夢寐長夜矣去國孤忠  
 風清兩袖天日長白人心未死嗚呼先生  
 聽之我國家之有南都猶周之有豐鎬東  
 漢之有西京根本係焉也當此天下紛亂  
 之日藉令根本一有動搖不知費多少金  
 錢壞多少性命損多少元氣而可能即底  
 定否嗚呼危哉試觀數年前兵不成兵食



無所食紀綱凌夷人心反側當局裹足旁  
 觀袖手維祺乃拚此一副赤心癡腸五年  
 此地兩擔並肩形神俱疲寢食幾廢以一  
 木支此大廈而邪許不靈以孤舵屈彼中  
 流而風波轉甚至今惟有髮鬢半絲心血  
 盡枯勞怨之苦自甘含沙之射甚巧同室  
 之戈相向而已嗚呼先生聽之愚公移山  
 精衛填海何補高深然而所竭力効忠於  
 國家者丹心素節固在也前此數萬官軍  
 寄命空帑倉無一月之糧庫無一錢之積  
 何如景象乃搜剔填補者數百萬交代積  
 餘者百五十萬銀庫交代者二十八萬固  
 在也前此鑄局往往利歸私囊錢如鷲眼  
 乃任內嚴督司官錢質一錢為率而二年  
 之間已獲利十萬一千固在也前此各處  
 南糧或送權紳或借別用或委衙官衙役  
 婪商乾沒殆半乃任內清查侵欺百十餘  
 萬從此輩手中奪出公家之糈又查出

楚藩侵借三十餘萬疏爭北戶原借一十  
 三萬固在也前此司屬衙役倉場使費不  
 貲乃任內鼓舞司屬謝絕常例嚴治衙役  
 不許需索弊竇一清故科道公疏有苦心  
 率屬勵精司官各心其心共圖實效等語  
 四方官解聞風響應舳艫滿江固在也前  
 此以無糧故倉場頽廢一望蓬蒿棟折垣  
 敗乃親行料理自捐贖費三千五百不動  
 朝廷一分一文不科民間一草一木今城  
 內二十六倉城外五場江北十餘倉共房  
 五千餘間煥然一新固在也前此徽州金  
 華等府地不產米止憑商販以侵欺重追  
 小民有費一兩五六錢不能完米一石者  
 乃從司府申文鄉紳公請題折數年民省  
 無算且為朝廷節省三十餘萬固在也前  
 此軍米濫惡不霑實惠乃任內親下倉場  
 看驗米既贍足又復精潔且遇米賤則折  
 錢預放軍既騰歡而朝廷亦獲節省之利



遇米貴則發倉預放軍既宿飽而民間亦無騰貴之苦南都軍民走卒婦女之口碑固在也南軍善譁無一年不十餘譁者乃任事後革補軍之費減差役之煩申畫一之令嚴網打之法雖衙蠹煽搖奸人捏造而紀律肅然絕無譁者固在也南中選將補兵多以請託為高下乃任內首疏嚴革人皆銜之至於武舉武生皆以技勇韜略選取絕不徇情濫用固在也南軍影冒成風戰艦虛應故事乃任忽汰去浮冗八千以補操軍餘糧疏募家丁八百分防城內江上仍募造海船二十餘隻無論順風逆風往來如飛而驕軍不至譁伍流寇不敢窺江固在也將官司屬餽送成習乃一切革之將官雖一米一菜一花一茶無敢餽者司官一以清淡相與人或謂其待之過嚴若夫有司非道之餽一槩謝絕絕官解小過之贖盡與豁免即督儲萬餘之贖費俱

修倉助餉仍餘五千一百餘金俱交代下手分毫弗取固在也以至捐俸立會與諸生講性命之學兼課藝之業置江北學田一千五百畝有奇固在也設處置造火藥五萬硝黃二十五萬城上運石二百四十餘萬固在也今城內江上 孝陵宗廟晏然無虞固在也嗚呼先生聽之祺非有他才能直此一片丹赤不忍負 高皇帝負 天子負所學負海內知己之素心而已祺亦非有他罪戾直此一生迂直不合時宜不聯黨羽不善涉世不識宦套不徇權要之癡衷而已嗚呼先生聽之 高皇帝在天之靈南都千萬軍民之心之口海內有道縉紳平生之知己固皆在也昔寇逼南都前哨至關山夜見先生神兵滿山燈光熒熒如數萬旌壘從天而下賊至廣武以為南兵至矣即由藕塘西遁廬安乃知先生之精忠大義千秋不死固長在也嗚



呼先生聽之道之行廢命也人之使尼天  
也。可以止。可以速。時也。聚順。侍藥。微孝也。  
教子課士。真樂也。程風。邵窩。時花。種魚。至  
韻也。無愧。無作。何怨。何尤。天日。亘古。長明。  
人心。終難。盡死。嗚呼。先生。諦聽。之祺。明日。  
行矣。祺出。而圖。吾君。苟有。負于。君或。負于。  
友。負于。軍民。負于。生。平誦。讀。負于。根本。重。  
地。先生。聰明。正直。而一。其將。沈諸。江淮。洪。  
河。之濤。○解。任。疏。略。曰。夫。言。者。豈。有。怨。于。  
臣。亦。豈。別。有。求。多。于。臣。不。過。以。成。臣。之。去。  
耳。幸。俾。臣。免。一。日。之。瘼。曠。安。一。日。之。山。林。  
侍。一。日。之。菽。水。皆。言。者。之。所。詒。也。臣。且。愧。  
且。感。一。切。付。之。無。辨。又。曰。臣。報。國。心。長。周。  
身。智。短。言。之。者。成。臣。甚。大。責。臣。甚。正。臣。不。  
敢。以。不。知。臣。尤。言。者。惟。自。尤。臣。耿。耿。之。心。  
不。經。之。守。未。足。信。友。未。能。動。物。古。人。去。國。  
不。潔。其。名。身。既。隱。矣。焉。用。文。之。後。相。  
知。者。戒。勿。上。恐。益。中。當。事。之。忌。遂。止。

五月歸洛陽

仁孝公因避寇亂病臥洛陽城先  
生歸展新安祖塋即返侍仁孝

公營宅于洛歸里口占人見洛陽司馬還  
爭傳紫氣落函關連年水旱郊村冷舊日  
親朋鬢髮班握手共舍兵火淚傷心誰念  
輓輸艱幸吾茅屋猶無恙十畝蓮花澗水  
環憶出深山已七年驚迂隨處拂時賢要  
將頽厦扶孤柱其奈狂瀾倒百川陶徑老  
松猶宛爾萊階舊綵尚依然納溝  
夫婦應誰恥才薄天教被放全

八月仁孝公卒

侍仁孝公湯藥三月餘口嘗

仁孝公卒哭至嘔血暈倒力疾親視衣衾  
棺歛喪事一遵禮制不作佛事不用鼓樂  
延賓率子弟寢于柩側不宿內不飲酒茹  
葷○先生居喪讀文公家禮準酌古今參  
論煩簡羣諸弟及子姪日讀數葉夜則聚  
較其義有訂証家禮稿○先生過于哀毀



瞿然病作諸子姪以先生年高善病請少進肉食乃許用肉汁然一再進則愁然不樂旋命撤去

十月長子兆璜舉明經

是年上以督學為考試以直指監臨以藩

司提調分房易書悉如鄉闈舊典拔貢九十八人先生長子兆璜以書經取中三十

二各原各環後改今各

崇禎九年丙子先生五十歲在洛陽

二月歸葬仁孝公於新安

先是孟太夫人墓在祖塋東隅歿時

先生方六歲以仁孝公例有特恩祭葬局面稍隘落壙合葬痛哭仆地曰母棄兒已四十餘年矣合葬玉屏新塋去縣南三里馮恭定少墟先生稱仁孝公樸直有古君

子風而仁孝公自謂授以百里不難臥治

八月

豐芑門人中式應天四人計嘉聞王潢黃日乾鍾奇○嘗謂子弟門人曰汝輩

讀書要徹源本讀書時不徒多源本透徹凡事棘手分撥不開讀書亦不徒多源本透徹下手

便劃然中解自言做司理到八座凡事到面前惟認源頭故覺不大費力○每元旦

冬至及朔望日率子弟肅興恭拜天地皇上次詣祠堂拜祖先畢子為父母四

拜兄弟二拜家人以次叩頭肅然嚴敬○安邑理學曹自梁諱于沐與先生友善以

乙亥卒丙子歸窆先生作誄辭以哀之曰有明崇禎九年是為丙子呂子居洛聞御

史大夫安邑曹自梁先生卒呂子與先生為忘年交最久且深以束帛絮酒哭而誄

之曰嗟乎九原安可作也江河匯地日月中天斯文未喪識大維賢百年接踵千里



比肩吾道不孤如薪斯傳而先生乃嘖起於平陽蒲坂之間倡道於歌薰錫疇之墟少成若性簡躬自持鐵骨丹心聖賢為期一鳴輒斥九死不移而先生于功名富貴之場榮辱毀譽之變歷之泊如也今上大張薪燭人惟求舊而先生正色稜稜笑比河清久之先生乃解疏廣之組開香山之社矣明發聖學彌精彌深素篤躬行晚益會心時習朋來桃李在門而先生忽已矣嗟乎祺於西北間得一師二友師為芮城王莊毅先生友為關中馮恭定先生與先生也而今皆已矣某方在疚淚盡繼血聞先生訃益不勝痛哭嗚咽也嗟乎近如此甚去况未遠義屬知己生平不淺日月長明江河同宗泰頽梁壞我心斯恫薪火相禪勿替高風嗟乎九原安可作也

崇禎十年丁丑先生五十一歲在洛陽

立伊洛會

先生慮伊洛久湮聖學不明以姚賡唐楊英丁泰吉楊鏣楊士英劉

紹周石岳田乃實李毓楠張鑑衡張祖恕吳治平劉介徐琦等來學五十餘人作伊洛社講學於程明道祠以初二十六為期又以初三十七為文會謂諸子曰理學舉業初非兩事從遊漸眾至二百餘人伊洛會約序曰學何為者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此學字之義也夫吾曹一生誦讀誰非學孔子者然其所以學之者非也人不知學猶可誘之無知乃既學矣而其心不知所學何事且言與心違行與言違是非不學之過學之者過也彼不學者反口實矣嗟乎既為父母生養天地蓋藏哀然為人讀孔子書乃竟昏然與不學同至反為不學口實豈不痛哉所以吾曹今日要見得孔子是生成聖人實是學成聖人至易至簡至精至一立志要學孔子全不為



博好名色拾舊套數然而才說學孔子人  
未免汗流沾背不敢承任我伊洛程明道  
程伊川邵堯夫司馬君實曹月川尤西川  
孟雲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  
亦不敢學諸先生耶必為孔子與諸先生  
而後可以為人必為人而後可以為孔子  
與諸先生何者此心此理同也要知孔子  
與諸先生是簡易精一言不與心違行不  
與言違今人即未必能為孔子與諸先生  
而此心此理却未常無但緣俗情牽擾私  
意遮蔽即使一念省悟未免一念起又一  
念放下又或認理不真執理太過亦終無  
成就所以朋友叅証提醒其益最大易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如鏡本光明只為塵翳  
昏垢便不光明一經洗磨便見光明本色  
故吾曹立志要學孔子要從諸先生做起  
學孔子事習不妄習講不空講實實躬行

實實向此心此理証悟方是真學問若夫  
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必實或不求諸  
心與理之安而行皆無益于學者也須從  
此一刀兩斷做箇男子無負天地父母生  
我一場此志一定如盤針司南九澤長途  
可無迷謬不然其南其轅而語人曰吾燕  
之適也而可乎謹折衷舊約為若干條願  
諸友率而行之由是而之焉而體認之而  
一力擔當之久而純焉則所以學孔子與  
諸先生者即在此矣雖然程子云不能存  
養只是說話願諸友更求之予欲無言○  
謂諸弟子曰人不論科第能自卓然便是  
聖賢但兩榜乃經濟之梯譬如人要去北  
京走也到騎也到乘輿也到但騎輿為稍  
逸耳○先生因論性而引言天地之性人  
為貴遂詳言聖人可學而至及王陽明滿  
街皆聖人之說總為人得天地之氣以成  
形而理即賦焉原與天地合德故人人可



以作聖以人人原本天地之氣也比如江河之魚皆得之江河之水所以能生若離水則死人皆得天地之氣故能生若置之氣所不到之處則死當受胎時本於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及分娩時落地一頃便已接天地之氣此氣正所謂至大至剛貫金石徹靈蠢無物不透入無處不充周人若養得到自然塞乎天地之間至于生物亦是這箇氣而物之本質原蠢所以僅能動植而不如人之能靈○又曰學問必造到一分始見得一分比如吾曾登泰山觀日出俯視羣山有如堆土及烟霧雲雨繞于山脚而其上清翠晴嵐自若今以此語人必不及信或曾履其地必低徊嘆賞深信其然學問之道如是○又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非謂講學乎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學之當講乎若實見得不可不講不得非學之當講乎若實見得不可不講不致孜孜終身不必與世情爭長較短○又曰學之不講是為書筭講之不行是為說鈴剽襲講學模範而不本于洗心退藏是為衣冠優孟○又曰講學不為世俗非笑是為鄉愿講學不到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為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于世俗是為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于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為法可傳自勵是為半塗之廢

十一月

勅賜仁孝公建坊

仁孝公以歲荒捐積粟一千石

錢二百千賑給一萬七百人巡撫常公道立題請建坊旌義

仁孝公崇祀新安鄉賢

十月新安公舉鄉賢十一月二十五日迎

主人祀



# 十二月孝經大全或問成

先生留心孝經考

全南樞業已箋訂會允放歸里以次成或  
 問諸書謂孝經乃明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而不止事親一節第家謬童習宗旨未  
 明與諸門人共相闡論朝夕不輟○先生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十六字足以盡堯舜之傳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十二字足以盡孔曾之  
 傳○又曰孝者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敬  
 者千古聖人傳孝之心法敬親敬身只是  
 一敬離敬更無孝○又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  
 無兩事○次年戊寅元日作孝經大全序  
 曰臣既著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  
 異潛玩孔曾之心傳久之典而嘆曰大哉  
 聖人之言孝也其言近而旨遠其守約而  
 施博其理至廣大而淵微至神奇而平易

其文至暢達而精約至參錯變化而脉絡  
 貫通前後照應非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於  
 斯也慨秦焰既灰諸儒羽翼孝經者殆數  
 百家而今古分壘爭勝如讎嘗攷今古所  
 異不過隸書蝌蚪字句多寡於大義奚損  
 且夫正緣互異愈徵真傳苟能體認皆存  
 至理而諸儒多以其意見自為家卑者襲  
 譌舛高者執胸臆如長孫江翁章昭王肅  
 虞翻劉炫之流論著蠡起互有出入孔傳  
 既亡鄭說無徵唐註浮謗邢疏繁蕪學士  
 搖搖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  
 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  
 川程伊川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  
 鈞滄子宋氏濂羅氏汝芳諸君子亦各有  
 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朱申周翰吳澄  
 董鼎虞淳熙蔡毅中孫本朱鴻諸家各有  
 詮註行於世亦皆有功闡翼然或古非  
 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似失厥



旨嗚呼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傳帝王之心  
通貴賤之分因愛敬之良而孔子發明之  
以統六經之要垂萬世之法為人君父者  
不可不知孝經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  
經為人君父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立德  
教之極為人臣子而不知孝經則必無以  
盡忠孝之倫昔明道先生看詳武學經制  
猶欲添習孝經雖漢唐宋中主猶知置博  
士講殿廷刻石臺令虎賁羽林悉通章句  
而安石獨以私見罷黜至今猶不得與麟  
經共恢復嗟夫以孔子作于七十後者乃  
視為蒙穉之句讀以孔子所謂天經地義  
通於神明者尚不得為稽古之筌蹄何怪  
夫忠孝風微廉恥道喪士紕其學民敝其  
俗浸淫至于盜侵兵譁妖興亂起邪慝熾  
而良知燼斯不亦人心之秦火至今焰哉  
洪惟我 二祖以孝治天下其振鐸之諭  
首曰孝其序贊孝實嘗曰孝經者聖賢之

格言大訓而我 皇上親灑宸翰屢諭表  
章且曰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孝孰大於  
此者往歲上釋奠太學一儒生犯蹕上書  
乞行孝經所司劾奏治罪上猶優容下其  
議意者二千年志行之精靈固在茲耶臣  
幼志此經有年及官鶴署歸省始拮撫羣  
書淹貫折衷時欲任此顧未敢爾意謂海  
內必有人焉先得我心者遲迴十載跂望  
稍孤于是更不敢不自任會以視南廡之  
明年食足人悅鞅掌小暇不揣狂僭下鍵  
脫草成本義若干卷又四年成大全若干  
卷剋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略若干卷  
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  
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  
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為明王以孝治天  
下而發其義理節次皆有本領條貫大哉  
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乎而豈諸  
儒可以其意見自為家者然諸儒之說亦



有雅正淵閣可發聖蘊可裨治理可互存  
就質者皆取節焉乙亥履端業擬繕寫為  
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間  
簡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成謹彙寫  
恭進尚有續著孝經衍義外傳等若干卷  
容次第進呈要亦獻一得之愚云爾敢曰  
闡聖言於將湮扶名教於幾頽提良知于  
未泯足為導忠孝翼德教正人心之一助  
哉杏壇不遠斯文在茲幸孝  
治之方興庶吾身之親見

崇禎十一年戊寅先生五十二歲在洛陽

正月

復訂孝經本義大全○元日再訂孝經  
本義大全作序例孔曾論孝等卷成恭  
紀四首閒臥深山石隱居辛觴應是聖恩  
餘時情冷煖爭迎歲日課陰晴愛擁書半  
世窮經知是否千年言孝竟何如憑誰細  
問春消息臆草盆梅為起予椒盤栢酒俗

相沿冬去春來亦偶然浮世光陰如一瞬  
真傳今古竟誰肩東風始起堯階葉北斗  
長留孔壁篇時輩不知人意思爭謠閉戶  
草楊玄孔門洙泗總斷斷傳孝獨於曾子  
云自古人皆存至性祇今天未喪斯文心  
疑見處還非我手欲拈來說與君畢竟通  
神光海訣其中消息迴難聞薪傳千古問  
遺經絕學諸儒見未曾堯舜可為惟孝弟  
孔曾相授只淵水幸留斯道微言在合有  
明王應運興想像東周真事業誰當執此  
答升  
恒

仁孝公崇祀本郡鄉賢新安專祠特祀

仁孝公崇

祀新安鄉賢士民復請專  
祠兼崇郡祀督學允其請

六月孫升恒生

次子兆琳生



七月

復訂孝經或問○作孝經或問序曰孔子述而不作其作孝經也蓋繼往開來

調元贊化之書而孔子欲輔明王孝治之心於是焉寄也此經不明久矣不明故不行不行故人心不正學術不醇政教不興而作經之心幾晦聖天子加意表章申諭多士講究力行此誠明王孝治之一大會也愚敬信此經如天地神明父母師保二十年苦心玩索沉潛反覆或晨夕焚香恭誦數過久之始敢作本義大全二書既成乃與學者日講究之力行之而學者尚紛或問所以明大意揭宗旨愚於是而不敢不作詮章旨折疑似而未尤拳拳於表章之實道統之傳也其為卷凡三綱凡六十有五目凡百十有二有前所未言而訂補者有前所已言而重申者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而詳言之而屢言重言之愚豈好辯哉周

茂叔曰世無孔子萬古長夜今聖天子表章孔子所作之經而欲明之行之所以旦萬古之夜也誠使此經昭然明於今之天下而明之而行之而實明實行之而亟明亟行之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地然者道豈遠乎哉愚極知僭踰且固陋然愚區區千慮之愚或亦可以少副聖天子孝治之意不晦孔子作經之心而於人心學術政教庶亦有小補乎

敕贈仁孝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以尚義捐賑全

活萬人事聞深嘉特命 敕贈右都御史

建明德堂

作講會所堂後有孝經軒題日講明孔子行在孝經大義

舉復祠堂祭禮

先生日四禮皆廢尤不知祭為何事時食品餽薦也非祭



也古人祭用春秋二仲或四仲四孟必吉  
蠲特牲始可成禮今庶民家無石儲難以  
語此久矣獨怪士大夫尚且缺如更將誰  
待酌家禮祭以四孟及冬至元旦先一日  
率子弟齋戒別所潔牲告廟次早夙興成  
禮儀註酌定繁簡以古今可通行者為率  
即偶病必強衣起以畢祭事儀詳訂証家  
禮○先生曰余昔問為人之要於王憲葵  
老師師曰只是要誠要平余居官處世甚  
受用此兩字○又曰七情惟怒為難制人  
當盛怒時若要說以理排遣便降伏不下  
只怒時且不要驟發略存想一想事體輕  
重如何後來下落如何暴戾之氣即未  
必銷鎔亦或稍退回此便是功夫處

### 建新安北新城

新安城垣卑隘北城逼近懷  
山僅丈餘舊誌云安得力士

扛北城于懷山之巔方可言守先生與邑  
人議請之上臺經營建城于山當北一面  
并包修周圍磚城增高三丈自捐銀一千  
四百七十餘兩獨修其半闔縣里人任其  
半又慮北城稍卑捐銀  
三百兩建敵臺數座

### 修葺文廟

先生謁文廟目傾圯狀兩廡皆屬  
民居几案累累塵土呼學役數其

罪遂興工營修費六百八十餘金煥然一  
新以戊寅經始已卯工完與城工一時落成

## 崇禎十二年己卯先生五十三歲在洛陽

### 二月內閣疏薦

### 三月河南巡撫疏薦

巡撫常公諱道立○屢  
歲風雹旱蝗民不獲粒

時春又大旱先生與洛紳士禱于府城隍  
為文以告之曰嗚呼維上帝命爾明神主



此邦邑維爾明神承帝命以保障此邦邑  
 差此邦邑下民蚩蚩何罪降此鞠凶備諸  
 種種荼苦此邦邑下民有罪亦惟爾明神  
 是貽是依是啓是佐胡不愍我下民兵寇  
 旱蝗層疊再四迄無休時我聞古昔盛時  
 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海不揚波  
 卽偶災饑此或有遺秉彼或有滯穗用是  
 民物康乂災害禍亂不作胡底今日三年  
 大旱九月不雨我下民苦寇苦兵死于焚  
 殺者半死于歲者半死于征徭者半神寧  
 弗聞耶我下民夫婦男女父子兄弟不相  
 保聚餓莩在野逃亡滿道神寧弗聞耶我  
 下民野無青苗千里赤地惟是破屋頽墻  
 白骨燐火蓬蒿夜月時聞鬼哭神寧弗聞  
 耶財盡民窮征歛愈急頻頻敲呼累累株  
 連我下民求生不得求死不獲神寧弗聞  
 耶入春日赤無光河井皆竭黃霾四塞狂  
 飈滿天水雹霜霧交相侵蝕蝻子重出著  
 蟲叢生不慈遺隻禾寸草神寧弗聞耶神  
 如弗聞神寧弗聰神如既聞神寧弗仁既  
 聰且仁其寧不拯我下民顛隳神不拯我  
 下民顛隳神何以血食此邦邑乃視天夢  
 夢誰達九閻百司泄泄誰啓厥衷我聞明  
 有長吏幽有明神凡宣朝廷德意省刑薄  
 歛以下膏澤于下民長吏職也長吏弗若  
 厥職尚賴爾明神降鑒啓厥衷爾明神弗  
 若厥職我下民蚩蚩其又何望我下民蚩  
 蚩備罹種種荼苦至棘至極神不爲之  
 所我下民其將盡顛覆不聊有生惟我下  
 民有罪我諸紳實尸其罪然亦惟神怨神  
 苟爲之所上達于帝下達于所司百神庶  
 回天怒用濟時艱惟神德卽明神弗德怨  
 是任繫惟明神承帝休命以永主此邦邑  
 若七日不雨爾明神何以永保障此邦邑  
 以永血食此邦邑爾明神其顧誕帝命  
 以拯我此邦邑蚩蚩下民嗚呼敬哉



八月 賜冠帶閒住

謝恩疏曰臣維祺蒙

報吏部題為在籍大臣忠憤倡義等事奉

聖旨呂維祺准冠帶閒住欽此伏念臣

蒙聖恩非止一端臣父封侍郎旌孝先臣

孔學以賑濟蒙勅賜建坊加贈右都御史

仍給誥命蓋特恩也先年南都倉庫如洗

漕截兵譁皇上命臣為南庾南樞說者

謂臣癡心剔釐積餘糧一百五十餘萬可

備三年軍需又申紀律飭江防以小補根

本稍紓南顧不知臣豈有尺寸之効哉言

聽計從皆聖恩也夫皇上每憾臣下無

實心任事者臣豈其人哉謬蒙特綸謂臣

實心任事又蒙屢旨曰廉辦曰才望曰勤

幹曰具見籌畫曰具見振刷曰具見急公

曰清查夙弊具徵任事曰典利剔弊具有

經畫曰於南計有裨曰於南計大有裨益凡

著効曰有裨長計曰於南計大有裨益凡

此知遇聖恩臣敢負哉臣忍負哉亡何臣

竟負知遇矣說者謂臣任事太過處世太

驚不知臣實溺職蒙恩斥猶為罪重罰輕

且獲侍臣父四月湯藥一夕永訣聖恩也

五載里居適值寇氛兵荒臣雖家食忍忘

國郵前後鬻產捐金不過太倉涓滴忠義

嚆矢而已不意所司報聞蒙恩優渥若此

今臣父褒綸與微臣恩命先後光賁泉壤

輝映閭閻除臣望闕叩謝外竊惟皇上

聰察神武度越千古而猶競業圖治欲從

頭徹底做起即堯舜欽恭咨儆何以過此

臣愚砥生平之介操匪求人知愧一節之

微行輒蒙聖鑒感激隆恩葵丹耿耿惟願

我皇上頤養天和葆耆聰明節宵旰之

勞崇寬簡之要斥富強刑名之說密正心

誠意之學提綱領本源于上穆然為堯舜

之急先務急親賢而延臣仰體德意思今

日所為急務者尤思今日所謂本務者而



次第圖之堯舜臯夔上下喜起臣當終其身結盟洛社行吟邵窩以擊壤歌堯舜之化日爾○復職恭紀北來數騎拂塵飛說捧天言出帝畿填卷喧傳新寵命焚香簡點舊朝衣窮通自古關時數童叟從前有是非誰謂浮雲能蔽日陽光終照寸葵微吾為八座方疆仕帝許歸田未艾時宵旰高深誰忍負別梳勞怨我寧癡彈冠尚淺明王夢聽履曾深國士知自是中興饒勝事愚丹還欲獻憂危○豐邑門人中式十人施化遠周景濂羅策王亦臨方以智朱應昇周士章王象春王家楨謝廷相陳丹衷伊洛門人中式四人丁  
 泰吉石岳荀良翰陳治策

九月進呈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 命下

所司較正

先生擬孝經註疏欲恭進未果會以致仕歸洛作孝經軒錄經

于壁食息諷誦更相發明題額曰講明孔子行在孝經大義孝經註疏多分經列傳是古非今殊失聖人作經本旨與孝治天下之意乃疏進孝經本義大全或問等書奉旨謂有裨治理命所司較正詳備具奏  
 ○進孝經疏曰臣聞宋儒蔡沈言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臣以為二帝三王之心本于孝昔堯親睦而時雍舜齊栗而風動禹致孝而祗台罔距湯思孝而肇修人紀文武止孝而汝墳遵化四海永清大哉孝乎天經地義神明四海一以貫之世入春秋孝治之道邈焉孔子刪述六經筆削春秋復作孝經者蓋所以會六經之指歸繼帝王之道統以明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端在乎此唐宋雖代有表章然止設科取士而猶未深知興道致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首諭孝順父母成祖文皇帝御製孝順事實凡我



列宗皆崇孝行然表章頒布千秋盛事猶  
 闕以待我 皇上之善繼善述爾而我  
 皇上仰法 二祖 列宗躬行孝道以明  
 教化故加意聖祖六諭孝經小學以為化  
 民成俗之本今六諭解註小學集註頒矣  
 至孝經則有孝經全不講究之諭孝經委  
 宜表章之旨孝經着學臣嚴飭誦讀力行  
 考試一體命題之旨頃于本年五月內又  
 有聖祖六諭小學孝經果否遵旨通行講  
 讀考試撫按年終類奏該部詳加甄別以  
 憑黜陟之諭而適與尊崇 聖母徽號之  
 恩詔會是 皇上躬行孝道表章孝經至  
 矣而尚未頒發定本坊刻舛誤不一士雖  
 留心此經莫知適從故頒發萬不容緩也  
 臣潛心此經二十餘年不揣愚陋僭著本  
 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蓋求合孔曾相傳  
 之心法與明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  
 不規規于訓詁事親一節第世徃故習崇  
 旨未明復僭著或問三卷所以釋羣疑而  
 明大義謹繕寫成帙恭摺表文一通附卷  
 首以進伏祈 皇上深維孝治之本曲賜  
 乙夜之覽倘一得可採祈勅禮部覆議頒  
 行以為羽翼化理之助臣惟願我 皇上  
 早奏明王孝治之効以建中興第一事業  
 同符 二祖光顯 列宗臣當與父子  
 弟共歌聖化於無窮已○進孝經恭紀孔  
 壁遺經久在茲微言傳後更傳誰漢唐課  
 士猶虛典今古通儒尚妄疑闢地開天歸  
 聖主崇文重道恰明時豈應千載渾埋沒  
 一日絲綸萬國知謂訓蒙書世盡云誰知  
 治理禪斯文天顏展閱臣鄰喜御筆親批  
 較備聞久矣孔曾傳此道都哉堯舜見吾  
 君還期早奏明王事  
 穩臥東山老白雲

十一月疏陳表章孝經八要

先是進呈註疏  
隨具表章八要



通政使以新奉限字嚴旨未敢封進先生  
乃分具五疏進覽一日進講經筵以樹模  
範二曰東宮講習以端儲教三曰頒諭宗  
戚以敦親睦至於戚臣一體頒諭宗學一  
體試題選舉換授必以敦孝行通孝經為  
本四曰頒行試題以驗習學五曰鄉會出  
題以隆大典令習本經之外皆通孝經遇  
鄉會試出孝經題一道附四書後本經前  
減本經一篇六曰頒諭武士以明大義武  
學考試武塲鄉會一體出題至公侯指揮  
世襲子孫承襲必間抽孝經一二段令背  
誦講解通者方許承襲七曰辟舉真孝以  
勵士習八曰諭俗講解以正民風天下府  
州縣官講鄉約時講說孝經凡塾師教習  
處皆頒孝經一部令誦習講解其士民杖  
笞小過果能背誦講解明白者亦准寬宥  
疏上俱依議行惟鄉會試題先以江西道  
御史李一鵬具題為科塲屆期事奉旨  
孝經章數無多若更定一題易於揣摩打  
點會塲仍舊其後惟以科歲二試出題而  
已○又疏陳表章孝經四翼以孝經大學  
合為孝學其略曰臣聞漢唐宋謂孝經章  
數不多故有附論語或附孟子為一經臣  
謂孔子作孝經以垂憲萬世直當孤行於  
世何必他附倘必存乎見少請以孝經附  
大學便益四書記孔子問答之言五經孔  
子所贊定筆削者獨孝經與大學聖經其  
所作也若以二經合而名之曰孝學使天  
下知孝與學非二物孝學與治天下國家  
非二事每科首出孝學一題次出論語中  
庸孟子各一題次出本經三題豈非千古  
聖事自皇上始乎蠲未先生講易以卦象  
說易義悉本于奇偶變化之數謂君道臣  
道不過借影子譬喻其實與易義無涉與  
門人說乾卦六爻謂一部  
易經皆須會心卦象之原



十二月南吏科疏薦

崇禎十三年庚辰先生五十四歲在洛陽

力止河洛安插流寇

流賊三十餘萬盤據洛西詭求安插岌岌不測

總理熊文燦議招撫河洛已具疏敘功人心洶洶莫可如何先生乃從容詰之曰數萬逆孽倏然歸化功高社稷矣信能使賣刀買犢不帶刃不團聚不焚劫乎曰未曰然信能使終身于此保無他虞乎曰未曰然則何恃而招撫異日指視者孰孰誰實詒禍恐不免乎人言矣總理聞先生言悚然悔悟曰疏已成奈何頓止前疏破撫局而人心安洛西數百萬生靈不至如房穀之禍先生之力也

寄弟書語二十一條 ○先生胞弟諦維祜字泰石與先生發明理學殉難贈僉憲 ○士君子立身要自定根脚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風望氣東奔西走踏兩家船或寄一家籬下不知雨罷庭空酒闌客散作何生活 ○東西分局非國家之福人皆有局有局則有勝有敗吾知有朝廷世道而已不知有局 ○彼謂我於東西二局未曾立定根脚誠愛我哉非知我也我正不于局中立根脚自有立定根脚處 ○試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此處要見得定吾生平經硜不能依傍人以此如此某言欲我擇勝而趨豈不聞古人有云豈期百鍊鋼化作繞指柔若我今日由依傍人進一日失身終身莫贖 ○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吾以為為惟我貴故知希 ○行使止尼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吾之用舍自有天意存乎其間於人何尤 ○世之不知



我者多矣。即知我者，或謂我才，或謂我肯任事，或謂我出處取與不苟，或謂我可以經國之財用。此果知我也乎哉？吾於此數者，猶不能也。嗚呼！此果知我也乎哉？○世不知我，必自有知我者。知不知人，也用舍時也。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明王發夢，固不可知。巖穴終老，於我何損？○山中饒有事業，惟日不足。無暇問出山事。○山中有山水，可遊有花，可傍有柳，可隨有農夫漁叟。可話有及門弟子，可教有子，可訓有琴。可彈有書，可讀有清閒工夫，可自在受用。此中未嘗不樂。○此中之樂，不可名言。古詩有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世人情面多，肝膽少。即自號為肝膽，仍是情面而已。不然，則勢利而已，偏黨而已，朋友列達道之一噫。此道之存者，或寡矣。○窮居不損，不知不愠。此中若無自得處，豈能寧耐得下？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

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要思何以能無悶？何以能不可拔？當是得力一潛字。○來書謂某言孝經當進，但此時勢須且緩進。恐當國者不喜不肯行是矣。不知世道之所以不壞，人心之所以不死，只此孝之一道足。以維綱常，名教于不墜耳。正謂當此時勢，此經不可不進。喜不喜行，不行奚論。進孝經與他人不同。此是明王孝治天下。大道理直，欲大行。此經於今日耳。蓋孔子一生精神，在此。今日對症之藥，在此。非深心體認，不知此經。然有關係一部孝經，是我一生精力結聚處。如有用我者，吾當執此以往。○或謂之曰：「如子之固執，子無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忘世。忘世則果然則子有意仕進者。」與曰：「否，是為希世。希世則諂然則子非忘非希。其浮沉于世而嘯傲任運者，與曰：「否，是為玩世。玩世則不恭。○用舍在人，可用之具在我。子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要深味是字無是則行是行甚物事藏是藏甚物事

勸賑荒

先生卯辰兩歲日觀飢荒鬻產稱貸并傾家所存積麥苽柿瓣得三千緡

以活貧民兩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給散二萬四千餘人又手為勸賑檄約縉紳士民得錢二百餘緡以賑洛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檄曰嗟我蒼赤罹此兵荒比歲不登祇今尤甚蓋師旅饑饉之交集兼賊梳兵篋之頻仍不雨經年遂赤地者千里飛蝗蔽日苦不留乎一禾旱而蝗蝗而蝻蝻而雹雹而風風而霜夫何至此極也富者貧貧者窘窘者餓餓者死死者棄天乎謂之何哉風鶴皆兵備焚殺拷擄之諸慘荆棘載道并斗粟寸線之皆空天災與人害相乘徵呼合輓運交迫皆盡喪其生趣茫不知有樂郊民無子遺人將相食嘆半菽之不知有樂郊民無子遺人將相食嘆不相保典賣稱貸總苦無門蕎楷盡而鴈矢蒺藜皆殘黎延喘之物菜色變而鳩形憔悴無生人一飯之歡觸目皆伏莽弄潢傷心是青磷白骨千村夜月幾無犬吠之



聲孤嶺陰風都傳鬼哭之事即使鄭監門  
善繪不過作流之圖就令賈太傅尚存  
何處洒憂天之  
素封之家尚登  
更嗟一飽之無  
阮籍室交徧謫誰  
苦顛連皆吾輩  
即小民續命之膏  
何貴有財不散泉  
舟義倉尚聲施之  
報應之不誣善雖  
顯敢告仁人君子  
一器亦無損巨室  
婦存一老恤一孤  
不在豐嗇要於輕  
厄凡我簪紳士庶  
神寧無陰鑒矧身  
外皆屬長物徒多  
藏終

恐厚亡願駕苦海之慈  
航同結寸地之善果

### 揭陳漕糧議

漕糧糴買之難百姓一當傾家  
有司攢眉言苦且連歲屢荒勢

益難支先生作漕糧議略曰竊謂天下事  
有利之而行之反害害之而其中有利存  
焉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今日小灘  
兌運其初未嘗不利即前七八年尚有委  
官央囑承買者而後乃滋害至此極也蓋  
歲荒則米貴如珠民窮則色變談虎加以  
費耗之溢弊竇之叢民力既竭國用何充  
心已剗而瘡尚難醫皮不存而毛將安附  
于蒿目腐心之餘為補偏救弊之說敢畢  
千慮用佐一籌其一酌議可備題請者二  
事一議增價改折夫漕不准折既奉明旨  
矣然正改兌不過七錢上下耳以此議折  
自難徼聖明允從目今時價騰湧并一切  
費耗每石不下二三兩今議每一石折銀



一兩五錢若以七錢折色給之便於軍又可知也在朝廷如折河南一府可淨獲利四五萬如通省折可淨獲利三四十萬便於國又可知也如此而主上或允從未可知也

不肖在南都題折浙江金衢紹南直徽州等處米二十五萬有奇三年除給軍外淨獲利三十餘萬原疏見在御前似可倣行之也一議就便抵兌夫米價雖出河南而米則東土之所產也賫銀往返勞費十倍所謂二十鍾而致一石也今東北臨河州縣自有額解折色若以彼處應解議改本色兌運而以河南代彼解運折色彼此相濟所省實多倘慮不從每兩加二兌解亦可如今日兵部覆奉明旨以驛站協濟抵兌京邊似又可倣行之也其二酌議可便宜行者三事一議印官自買印官果實心為民凡事自擔任在自身上急宜盡革承買以免傾家蕩產之害今議近者印

官親自到彼兌買遠者許差親信員役兌買如有名為官買而朦騙大戶者以不職論庶可省小民切身一苦一議早赴糴運聞各屬糴運大抵十月後方料理有十一月二月尚未一人到灘者即在豐年米價已貴况當荒歲愈遲愈貴在印官曰於我何與貴則貴買到底派在糧石上耳今議每年以六月將價起完七八月起米賤者早買庶可省十之三四也一議定價公派夫米價騰貴不得不派之民間然賢者攢眉言苦不肖者或反因之以為利甚且衙官衙役百方開帳指一科十不過每石糧暗加幾錢幾分耳今議如米貴印官先儘那解買運事完道府衙門酌時值市斗若干以斛斗計筭應值若干每石應派若干原價外總派若干申請兩院批准行各道懸示通衢加在糧石內攤補多加一分者以墨論庶可杜暗加之弊又補陳議略曰一



議加耗補兌前倍價改折之議頗出苦心且便于國便于軍民可仰激聖明俞旨倘恐漕米虧額或煩宸慮則有加耗補兌之議敢借前箸籌之除各州縣已糴在倉儘數兌運外其餘未完漕米勒令加倍征銀盡貯藩庫疏乞聖明稍緩此三四箇月候秋成七八月買米補兌除正米原耗米外每石願再加耗米二斗在太倉不失原額而且溢其數在地方暫緩須臾而已受其賜或亦聖明之所樂從者是在老公祖之力請而已一議預備不虞古者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之蓄今朝野俱匱公私皆空所以聖明不允折漕良有深意合無疏請當國者與大司農從長計議如遇北直山左米賤時預先設法措處或委心計大臣或責令撫按平糴數十萬以備荒年補折之需如遇各省大荒許令加價折解或於應

領粟米軍人酌照時值順情寬折聞軍人領粟米者即時賤糶易換老米食用則每年多放一二月折色諒亦軍情之所甚便也在軍旣便折色之用在民獲免糴運之苦在國亦收倍折之利一舉而三善備焉是在謀國者之留意熟計之也○是年大旱井水盡涸復為文禱雨○條救荒六事安民彌盜修城賑濟蘓嚙勸施上當道

洛陽吳瑄王瑒董照乘等五十餘人來學

議公派藩運鹽車

福藩鹽運粳米本為河南十四城公役不知起自何

時獨鹽運遺新滬陝三州縣路運賠補及收官勒索或數十家不能運一車或一鹽車死數命先生力請公派有司以為至公至當三院詳允令旨准行有中阻其事者僅以粳米抵鹽車先生為民為公不避勞怨揭議數陳目不交睫者旬餘作藩運議



略曰竊惟天下之所以相維不亂衆心同然者情法理三者而已情不平則鳴雖厲禁不能阻法不均則偏雖慈父不能強理至當則公雖羣豕不能撓如各屬王鹽粳米皆大苦累而運鹽一事猶獨累新澠陝三州縣代人受害二十餘年若燐雞在湯獲之中若祥羊飽餓虎之吻仰高天而無路呼厚地而莫由况遠隔萬里之君門誰憐七日之庭哭年來三屬百姓父子兄弟離散身家性命難保下情難達每苦見帝於因鬼上意雖憐終同築舍於道旁幸遇仁臺深軫民瘼所以百姓不憚呼顙欲出水火此亦萬死一生白骨復肉之一會也夫福殿下非十四屬之國主乎運鹽非十四屬之王事乎獨累三屬貽害無窮請言情理法之不便者十有二而後議蘇累之四事可乎一曰運鹽既係王事三屬獨運是為偏苦二曰彼如謂鹽運係三州縣差

則各屬自應袖手何故協濟脚價一千三百六十兩又何蒙議暫加銀五百八十兩其為各屬公共之差無說矣三曰彼如謂三屬係經過地夫洛獨非經過地乎且自會興頭至洛每車往回千餘里豈皆經過地耶四曰彼如謂路遠不便派運則三屬往返之路不可謂近也五曰彼如謂三州縣有遞運所可供車牛則運鹽不列于郵制工食不加于往額况逃累強半近已派運于闔縣行戶里甲矣六曰彼如謂路非經由縣無驛站則三屬地不產粳米與各屬同派上米何為也七曰彼如謂各屬別有苦差或屢經寇患則衝疲彫敝未有甚于新澠兩經殘破未有甚于澠陝而又加以此等大苦累其何能支八曰彼如謂吾各屬已出銀協濟矣則三屬之賠累者千伯而各屬之協濟特十分之一二耳况協濟未必以時至也九曰彼如謂吾止應協



濟耳運鹽非吾事也譬如父母有十四子衆子以三子稍近貼併侍養久之獨以侍養苦三子而曰養父母係三子事非吾事此論之不通者也十曰彼如謂流寇雖擾自有息時不知流寇雖息而道途交收賠累錮鎖之苦未嘗息也十一曰彼如謂三屬雖苦自有正本清源之法杜漏卮減使費足矣何更苦各屬為也不知即使果有正本清源之法三屬止當與各屬共沾公恩耳十二曰彼如謂各處皆申議曉曉不肯認也不認亦人情也夫上臺亦視諸理法情之可為者而已使事必下屬肯認則上臺之法亦窮且未聞三屬獨運從來肯甘投服認者也有此十二不便而于情為不平於法為不均於理為未當百姓能甘心乎上臺能不垂憫乎皮骨與元氣俱盡能無憂乎于是有再議加派協濟之說謂可以紓目前之急然而愆期難齊實惠難沾

且恐愈開需索之借口是受虛名而甘實禍也于是又有議分派三屬粳米于各屬之說謂可以抵轉遞之苦然而心有主喙喙爭鳴徒以資甲可乙否之不決是議論多而成功寡也今惟有兩言而決王鹽應協濟乎不應協濟乎運鹽果苦累乎亦不苦累乎如應協濟則王鹽為各屬之差而非以三屬之獨差明矣如果苦累則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又明矣為今之計亦惟有三言而決以交收分之各屬而不必協濟也以轉運責之三屬而不必遠派也以粳米仍舊分任而不必抵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于情平于法均于理當三屬即再欲訴苦而亦無可訴矣各屬即再欲置喙而亦無容喙矣是三屬赤子既死而上臺生之既骨而上臺肉之出燖雞于鼎湯救牂羊于虎口揆諸情法



理之至平至均至當保赤獲一視之仁造  
 車有合轍之理雖以陰騭萬世可也○先  
 生朝夕坐孝經軒鑿池引水曰人謂天不  
 禁人富貴而禁人清閒予謂人自不閒耳  
 天何嘗禁人閒時以賜閒居洛作閒居十  
 首水竹清閒隱士家半牀書史一盃茶疎  
 簾不捲香風入雀起驚搖夜合花日長耽  
 睡起蓬蓬閒學蒔花或種魚不為病中疎  
 筆墨多時懶答故人書北牕高臥更何求  
 閒課松風思轉幽頗憶當年魯尼父何緣  
 久不夢東周滿盤水果在冰壺鄰舍青帘  
 任意沽不識征人爭路處可曾消受此閒  
 無長安憑他在西東隨意掀髯一笑中不  
 信丹山閒隱鳳萋萋烟霧老梧桐草鞵籜  
 帽與荷衣領略閒中得趣微更欲虛空尋  
 太極滿山青綠是耶非閒砌無人午夢遲  
 有時箕踞自吟詩松邊鶴睡無拘管驚起  
 拍門誰問奇日來負笈喜多賢銷夏閒箋

十八篇兒輩過庭時有問恐人擬作子雲  
 玄只此喧塵城市間悠然沉靜若深山仕  
 途老友如相問夜夜熟眠清晝閒小池清  
 碧冷梧陰恬靜虛明見此心假使胸間馳  
 一事閒中真樂豈能尋○晉人有詆辛復  
 元之非賢者先生徐詰之曰鄉紳中有立  
 心制行比復元為愈者誰曰未曰學校中  
 有愈復元者乎曰未曰鄉民中有愈復元  
 者乎曰未先生曰然則辛奚為不賢  
 特大小純疵之別耳晉人笑而頷之

### 八月定新安寇變

時值大荒居新賑濟親族  
 忽土寇蜂起呼家丁勇力

敢死者六十餘人與鄉兵團練自給口糧  
 鼓勵削平李永福張石等土寇六起約二  
 千餘人先是土寇王之典螳聚千人與城  
 中通八月初六引繩汲賊為謀已成有知  
 者告密大盜就擒邑令與監司王公審明  
 正法而反側以定新城為之安堵少司馬



張公鼎延作定變記○復勸賑荒說曰明  
 崇禎十有三年庚辰河南北畿南中都齊  
 魯秦晉皆大飢伊洛尤甚蓋兵荒凡七載  
 大旱蝗凡三載不雨凡十有三月矣先是  
 癸酉賊渡河百姓以焚殺死者半甲戌乙  
 亥遂旱丙子丁丑旱猶半獲戊寅大旱己  
 卯復大旱蝗於是風霾霜雹螟螣蝻賊災  
 害禍亂蓋交作已連年甚矣今春又甚矣  
 入夏愈甚矣河井盡竭草木皆髡萬井寸  
 土全赤一朝斗米千錢無論明興三百年  
 所未前聞即稽諸往牒或亦罕觀也民之  
 子遺能餘幾哉今流亡滿道骹骼盈野陰  
 風慘鬼燐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閭  
 門投繯者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  
 河數百者有食鴈矢蠶矢者有食荆子蒺  
 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  
 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衣冠而長跼涕  
 泣者有借叢設阱以網錢物者有集數千

數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飢荒尚軫  
 宸慮勸助屢厪綸論乃我輩見與聞者顧  
 不惻但下淚腐心杞憂豈情也哉予自客  
 歲抵今觀此顛連不忍置膜外市山莊林  
 木為炭鬻田數百畝書房一區復貸山左  
 一故友梁菽五百斛并家存積麥菽柿辦  
 大約可值錢三千餘緡盡捐以活親族貧  
 士飢民計二萬四千餘人且為檄一通勸  
 簪紳士民之為仁人長者復得錢二百餘  
 緡以大賑一時之不舉火不再飽者今予  
 尚苦瓶壘又敢望他人哉雖然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  
 其大施何必幾斛幾千救何必千千萬人  
 升斗之水可活涸鮒中流之壺可抵千金  
 匹夫苟存心愛物自有所濟况居可為之  
 地分可棄之糶救人性命所費幾何奈何  
 豐衣足食不念人飢寒苦楚見一二人菜  
 色殊不介意人眾則又曰此端不可開見



人將死則曰救亦難活甚且曰我方飢餓何暇顧人又曰我若施多恐人疑我富或又曰即喜捨施所濟能幾不知沾盆粒米即窮民續命之膏瀆釜淋漓皆餓夫回生之液日省數合可濟一飽日省數升可活一命活得一人是一人陰騭延得一日是一日福澤無以小善無益而不為無以一毛不拔為得意試想天之富貴我也何為即不富貴苟不至貧而餓也亦是天地福庇祖宗積德致然豈一儉吝錢癖遂能然哉况水火盜賊疾病橫災亦能令人頓盡即使厚積多藏子孫不肖徒胎禍耳曾見某某或一錢不捨或發誓言貧或攘鄰自益或貪婪無厭或巧攫飾非乃身歿或未歿而天與人且交槩之矣嗚呼陰鑒哉予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夫為善者非以為報也要之報應之理自不可誣淮南子曰君子見過忘罰

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牟子曰僖負羈以一餐全閭趙宣孟以一飯活軀陰施出于不意陽報皎如白日况傾家產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秦悠悠如江海矣苟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作善降祥積善餘慶豈有報應之理而可誣也哉聊舉古蹟數端以發今人善願

芝十八莖生于庭

孝經表章齋旨適下庭中

帝論孝治天下本源綱領甚悉大意謂治本于道道本于孝孝本于敬內王道外富強先德教後政刑帝以丹篆圖書賜先生曰此與孝經相表裏嘉先生純孝復表章孝經甚力命汝壽考福履世世有文名顯者袖中出一物如黑餈少時生二白角化為黃羝羊有五色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先生曰此孝芝也覺而得孝芝一本十八



莖葉芝生之日適部覆表章八要芝成而取適齋旨至新安○先生曰昔者至聖作孝經蓋為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論治極至之效則云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又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今天子表章孝經躬行大孝而靈芝之應如響意者麟出玉降理固然耳余聞明王以孝治天下為瑞非以芝瑞也以孝治一身一家則一身一家治以孝治一邑則一邑治以孝治國則國治以孝治天下則天下治子思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又曰善必先知至誠如神然則人以芝重乎抑芝以人重哉又曰世傳靈芝代有產者然十八莖連葉則亘古罕聞奇也又與孝經十八章應尤奇也且芝生以上覽孝經芝榮以上頌孝經而拜受芝又與得見頒行制旨之日會更奇也元隱士釣滄子預期五百年明王興起表章孝經

乃頒行之旨靈芝之出皆與五百年之期會又更奇也芝初產時有小奚用紙刀鋤之余見而呵止數日又一僮用挺鋤之不能下又用銛刃鋤之不能下夫芝本大于綫耳用紙刀用挺用銛刃俱不能鋤豈非天哉然已鋤去一葉數日又生一小葉補十八莖葉之數則愈奇甚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又曰子車氏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之于名世蓋相遇綦難哉王者不遇名世或名世不遇王者治亂之數未可知也神芝世不常有或數百年或數千年始一種間氣而生生不偶時或如奚僮之鋤者有之矣王者之于名世芝之于人于地于時其生之偶不偶其遇之難易顯晦蚤暮則信乎其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又曰於戲夫芝豈有意人知也哉雖然芝不易知芝亦不易也芝有數種類芝者亦有數種非芝而類



者亦又數種故有幻其事者矣有冒其名者矣有竊其似者矣如世所稱月精龍仙等芝皆神仙服食之物非世所常見聞則幻芝之事者也而非也如世以荷為水芝芋為土芝鼈為菜芝則冒芝之名者也而非也如世以木中生樗土上生菌為芝則竊芝之似者也而非也凡此皆非芝而類焉者也如世所稱石芝金芝草芝千歲蟾蜍亦有化為芝者凡此皆芝而類焉者也夫今乃知竊其似者芝之偽學也冒其名者芝之世儒也幻其事者芝之仙流也色香芬郁莖葉靈異其芝之聖賢豪傑而名世者乎幻其事者方外之士豔稱之然非赤松葛翁不可多見見亦不識况得而服食之乎冒其名者世俗相與標榜焉竊其似者則燕石之客或寶之矣世有知芝中之有聖賢豪傑而名世者幾人哉於戲不知何病不知然後見芝之弘也○三勸賑

荒曰予之為文勸救荒者再矣昔救貧困今救人死亡昔救眾人死亡今救親族鄰里死亡蓋今歲大荒古未聞也有數日不見火食有數月食草上無一米入胃有全家合族盡歿有數村滅絕無一人存者有死于賊有死于為賊有死于食人有死于食于人所僅存皆炊骸薪骨羸瘦黃腫之人也予嚮來破產活親族鄰里多不死今亦纍纍死矣予側然念之顧以連歲屢賑囊困如掃自贍不給雖然予何忍親族隣里纍纍死哉雖鬻所居所業弗吝也然而誰為售之者家有山庄林木可為炭三區池藕一區及原與許生洛市房一區其值四百金通計可得錢八百千可市米麥雜糧數十斛以其半平糶以其半為饘粥活親族隣里之垂斃者候春和給散錢遣歸農或不便食粥亦以銅錢米麥雜糧賑其不舉火者次及貧寒生儒城兵門丁皆量



有施濟用示存恤然而人人死亡家家死亡處處死亡如以滴水沃焦釜丸泥塞决浪而已嗚呼予心無窮予力有限所望仁人長者惻隱拯救必有同心其幸推而廣之各親其親各睦其族各周其隣里鄉黨即施一錢米活一性命上天所陰騭而鬼神所昭鑒者况多乎乃或曰救荒視其所有吾自救不遑何能救人即救亦能救幾人吁亦在乎人之存心而已矣○先生置中和牌以自準暴怒嚴刑從不加于童僕

### 新洛設粥廠

隆冬飢寒愈甚斗米二千九百錢洛市屢斷死者枕籍道旁先生與監司王公及郡邑長吏捐貲平糶通粟治僧價稍稍平辦錢米賑貧寒親族呂守業張全孟加福田時敏牛門姬氏守城兵夫夏士黃等共四百三十三名又慮賑濟不能存活者于新安設粥廠食親族呂孔和曾兆泰六十人洛陽設粥廠食本街

士民○先生以新安及河洛災荒圖畫成帙借手當事進呈為民請命河洛當事者以費無從出欲暫緩至明春乃慨然自任捐費錢一百餘千銀二十兩刊板六十餘葉印一百部又圖寫綾箋八部上之○先生每出飢民群聚擁轎乞討泣呼滿道先生亦墮淚給濟至貧士貧宗貧弁不能舉火者多賑給之每出故携金錢及反囊為之空而苦不給也嘗隱自憂曰天下嗷嗷元氣已盡當此之時殆有不忍深言者○四勸賑荒曰先是余過新安斗米錢二千九百有奇市數告斷其民反側洵洵不可底屬予出家所有米數斛又鬻房市糧數斛減直平糶市價稍平既而洛市亦斷監司王公與郡邑諸大夫遑遑然捐貲平糶通粟治僧洛二三巨家皆出米麥減直平糶予亦以所市糧二十斛減直平糶數日價稍平然新之市價數數騰湧市復數數



斷予時其斷市而平糶之使小民不至輟  
火市僧不得上下其手庶無及亂雖然予  
之心未已也蓋新民瘠而貧不善治生不  
務居積五穀一旦值荒遂窘以死予族人  
尤貧予雖時賑貸猶不免死亡卽一二稍  
殷可存活者亦無餘精在廩僅質衣產取  
給而已我聞古人有言良醫常治無病之  
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與  
其救于已荒毋寧救于未荒之爲豫也與  
其博施濟衆毋寧由親及疎之爲約也平  
糶之餘余亦無所利之俟春和價平計其  
直可市腴田四百畝卽不足當再別爲奏  
處務足其數以四之一爲本族祠墓祭田  
以四之三爲本族賑貸婚喪之需倣古義  
倉常平法出入生息垂諸永久倘猝有凶  
荒庶或保諸族人不死以其餘及于親戚  
隣里及所見聞之貧寒士民此古敦本睦  
族之遺意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駭

不勉焉其收放訓迪之事俟別訂行此亦  
率爾一念因心爲之倘大君子以此舉爲  
是必有引而伸之擴而大之者敬以爲勸  
義嚆矢○五勸掩骼曰予聞之掩骼埋胔  
而述文王之仁者必曰澤及枯骨嗟夫河  
洛之民何辜哉昔之言人相食殺人而食  
者偶然耳未有城市郊原其子遺飢餓之  
極人人皆然在在皆然日日皆然者有之  
自今河洛之民始每見血齒淋漓白骨委  
頓皆予遺飢餓果腹代薪之餘也嗟夫民  
亦何辜罹此奇劫初見猶少今且岑岑然  
蓬蓬然無非是者觸之掩鼻言之下淚始  
猶駭異竟且相習恐旦夕皆爲爨下薪嗟  
夫此非獨于上天之和抑且有不容之忌  
想仁人君子見之聞之必有惻然不忍者  
予僅捐數緡雇數力畀之城隅爲數大塚  
掩之雖然見聞或有未廣掩埋或有未徧  
所願凡有力有心者皆因所見聞而擴充



之夫掩骨澤枯旒少而及多非以為微譽  
 祈報地也淮南子曰芥子入目必加撫捫  
 蓋由中發非為觀容敬以公諸同志者  
 先生慨道學久湮每求諸子弟門人以寄  
 其傳○先生擬七陳表章六便七益并擬  
 試題疏未果上

崇禎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五十五歲在洛陽

正月二十一日先生殉難于洛陽

年前流寇猖獗宜永

被陷侵窺洛城先生與當事者謀所固圍  
 皆唯唯而已正月寇至先生分守北城時  
 人心洶洶先生獨為深憂出金帶首飾括  
 家所有以勞軍士與家人數十人晝夜守  
 臥城頭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數  
 人賊退西北攻打二十日王兵畏避守堞  
 者皆有潰志諸子侍先生食因白之先生  
 曰我為國家大臣誓無他義拂諸子去先

生遂登城二更王兵汲賊賊訐眾潰家人  
 勸更服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  
 賊至被執逼下雲梯先生不可賊掖出西  
 城遇福藩從容言曰綱常名義為重萬不  
 可屈賊為天朝辱見執友張東井曰吾輩  
 學問此際乃見及遇賊首大罵曰恨無兵  
 馬殺汝狗彘事已至此死為乾坤正氣不  
 辱聖賢賊叱之跪先生曰生為正人死為  
 聰正神豈肯跪賊耶轉向東北拜先帝  
 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又西向拜辭父母  
 賊怒被害于馬公廟前洛士民被掠者數  
 千環視流涕二十一日家人潛遷靈于新  
 安十五年壬午三月葬先生于新安城東  
 新阡事聞上哀之贈太傅謚忠節諭祭  
 三壇造墳安葬宗伯王公鐸作墓誌曰公  
 裔本四嶽宋呂文穆公後世居洛國初始  
 祖俊徙新安俊生獻獻生鑑鑑生思聰思  
 聰生玄玄生景陽景陽生鄉贈南戶部右



侍郎淑人牛氏旌貞節生孔學旌孝歷封  
 戶部右侍郎以崇粟贈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淑人孟氏生子二長即豫石公次樂  
 平令維祐繼淑人田氏生庠生維祺孟淑  
 人慶月墮懷生公公少即特立不恒人咸  
 異之曰他日必奇男子也稍長就傳談忠  
 義事動以君子自許十六為諸生次年餼  
 庠悖孝悌以世道綱常為任丙午副榜壬  
 子年二十六鄉薦癸丑成進士釋褐為充  
 州推官陞吏部稽勲司主事調驗封司調  
 考功司調文選司陞考功司員外調文選  
 司陞驗封司郎中陞尚寶司卿陞翰林院  
 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陞太常寺卿陞  
 欽差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叅贊機務南京兵  
 部尚書其為李官也以孝弟廸民之不淑  
 去華飾多平亭除嘉肺羨縉擒黃河巨盜  
 三十餘正法凡與主不能資緣慎麗事郵

豈無有曲回繕草室以棲餓者暇則哀衣  
 延諸生講經義份份甚都乙卯秦闈戊午  
 山東闈二元出其房其為銓部也謝餽遺  
 絕囑托同僚多譁公戒勿譁浙吏作姦蝟  
 集鈴之重則痕疔生焉公按八十選簿曰  
 此弊藪乎合為四冊而竇以塞先是冢宰  
 某為給事所彈公在若功覆奏不狗冢宰  
 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  
 鉗耶吾必如是不如是有挂冠立武門去  
 耳長揖即趨出家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  
 房師 璫之獬也以赤蹠求遷弟某  
 官公持不可無有曲回答曰吾豈不知師  
 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魏方秉政  
 政府大恚欲魚肉公拒之不許通門選法  
 鉏其壅貧老者不展轉死都下舊式都科  
 謝部揖于選司之門某不揖公無曲回草  
 疏爭之給事聞之急來揖且謝罪某御史  
 于朝中邀之語公不顧曰勿以私相傷我



非可招之來者彼何能以力壓我耶  
 光廟徂落人心洶洶百官欲見  
 新天子內侍梗不許入公聞與耿員外見政府曰外  
 議靡定時當屏毘無有所壅蔽豈可沮諸  
 臣欲見意乎遂昌言請見慈慶宮方退熹  
 宗未登大寶諸閣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  
 出公動色急約省臺抗疏謂調護聖躬近  
 御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  
 動時魏璫及諸寺人已心憚公矣同時劉  
 范張耿諸君皆嗟嘆以為公誠遠慮也天  
 啟元年省親歸舉蘇公繼歐代蘇未之知  
 也無幾何海內靡然詆正學媚蠱毀書院  
 搖動天下公與馮公從吾鄒公元標曹公  
 于汴敦行講誦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璫祠  
 公以書劄諸紳曰鬚髯丈夫豈可陰狐以  
 降色辭令士氣凋喪耶諸紳從公隨無捐  
 貲者璫益為悛之甲子冬推公考功郎中  
 魏璫矯旨竟別推部郎報睚眦也舊無別

推格自公始  
 今皇帝御極海內急推公  
 公乃起及為太常卿疏陳堯舜之道聖德  
 聖治時艱先務大綱急摯之任一賢領千  
 人提一事括萬事疏防微八事如留中改  
 票慎刑點陪免選講措言官疑臣下寡欲  
 慎遊上皆嘉納公又條奏兵餉其為南戶  
 兵部也時漕運紕數月公屢疏振刷以東  
 南為擔曰財也生有源耗有孔徒銖兩剝  
 民恐國用日匱祇削元氣耳無論壞祖宗  
 法且漁畋貧民損上盛德臣子于心何忍  
 乎此益大畧為猾胥蠹也我惟無所屈回  
 而已遂晝夜覈之搜北戶部借南糧二百  
 六十四萬疏爭之浙杭嘉蘇等府侵南部  
 抵漕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劾布政莊廷臣  
 等抵之搜各省未納二百三十六萬兩搜  
 藩工銀十三萬四千兩又隱匿布絹紗銀  
 二十四萬兩劾布政抵之清完屯糧八十  
 八萬有奇戶部每年額支銀缺額一十九



萬疏奏二十四弊設法稽清南庾昔若掃  
今遂衍溢民力以舒且修建三十六倉五  
塲釐蚤牟者及瓜可以足數年之需其批  
根痼蠡殫心實用皆類是尋率南都人士  
講學會上遣內臣監視戶工九邊錢糧諸  
騎紛若春春多事公首疏請罷仍責相臣  
首鼠不言後南北始有公疏矣上亦悟乃  
罷遣考績贈二代廕一子陞叅贊機務疏  
革將官苞苴重勇技勤操練儲火器作興  
士伍覈奸吏陳天翥沈士龍侵衡陽宣城  
涇縣南陵湘潭咸寧等縣銀一萬二千餘  
兩正法裁冒濫軍八千餘名備硝黃二十  
五萬斬流寇謀者十餘人寇遂西公鯁亮  
不絀凡大事抗義不為駝狗直愈起名愈  
重而妬亦隨之以積尋將大用公世不無  
睥睨者遂以大計鍛公羽矣尋丁外艱服  
闋與伊洛間諸弟子講誦自如先是同封  
公捐穀三千八百石銀四千兩修新安磚

城犒城兵鬻活萬餘人土賊王之典螳聚  
千人城中內應八月初六日率城公心便  
焉密構之而盜首戮乃作飢民圖遂孝經  
註疏表章八要上嘉納尋復職芝十八莖  
生于庭其死難子洛城也流寇破宜陽永  
寧復窺洛公縋家丁李定那等出城殺寇  
十餘人總兵二紹禹率兵畏避大城  
樓後公分守北城方食其子璜琳族孫廡  
侍曰寇勢彌張攻不遺餘力此方用肘足  
時也大人急自愛何拱手以須與公叱之  
曰小子何疑與洛大矣賴皇上之靈豈  
即破一東周萬一破我不能特立平日講  
聖賢學何學乎吾豈有所屈回也者有進  
死無退生飲食衎衎自如也且督城士弩  
駁雷發以拒之多所傷少頃紹禹城內有  
騎長矛韉鞞闌路馳殺人城上繩汲寇腹  
背受敵寇訖眾潰走或曰更服跳公曰否  
曰縋城公曰否曰避民舍公曰否寇至枝



戰在面扯公去公無愁色至城西圍周公  
廟見大寇營中坐雕几不跪怒曰汝請兵  
勦我何太偏人公厲聲曰我為兵部尚書  
恨無有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時  
福藩與洛人十先縛于前公顧之曰綱常  
為重萬萬不可跪賊皆泣下大寇令之降  
公陽笑曰世寧有屈降呂尚書哉我當國  
家事死不顧今之死不辱聖賢不羞覲于  
天地生正人死必為聰正神吾何畏汝耶  
左右欲生之公更嫚罵曰生尚書不值一  
錢北向拜拜旦帝哭曰聖恩未報臣心已  
竭西向拜父母從容仰頸就刃遂死嗚呼  
痛乎人疇無死齟齬效轅下駒蜉蝣掘閱  
何足輕重安可與公抗顏哉公之死爰得  
其所旌倪咸慟里不為相可矣可矣事聞  
上哀之贈太傅謚忠節賜祭三壇造墳安  
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建祠勅歲祀恩良渥  
矣然則係籍聖賢與張巡杲卿繫烈堅定

不回之力也千秋萬世天壤曄曄公之人  
為何如人哉噫禹夔顛天豈必盡以死見  
于世耶此可觀于際遇之時也是故予所  
以悲不能誌而必欲誌之也誌曰士君子  
譚節義易易耳一旦斧鑿錯愕命在刻屨  
卒不免變為繞指者何也視生太重而生  
愈不重矣夫合郡與上當日主事者與介  
冑擁兵觀望介冑不死戰而且內釁焉韎  
韋之君子誰肯死戰耶有司掣鄉官而  
枳之縉紳大夫徒率家丁十餘人無篆庫  
守土之權又無重兵聖賢豪傑往往以死  
鳴不竟其學鹽梅天下為國家作大事杭  
海巨艘僅以惡溪碎于臣子之無作得矣  
于國家之調燮寇賊之蕩平竟何益耶嗚  
呼板蕩識忠睥睨公者之雌黃不益昭公  
之悻直特立無回也耶雖然鼎之玉鉉得  
公輩二三人足光國家鍾鼎以力砥波靡  
豈至以雷霆列缺動其心乎然而今已矣



天歟非歟公著孝經本義二卷孝經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三卷音韻日月燈銓部太常南庾南樞奏議慎獨堂文集存古篇理塵語錄督儲三約考功記清蕪紀世德集等書他如焚券更驛助婚葬澤枯骨作興士習勸人為善皆不細載公生萬曆十五年丁亥七月二十日終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五子兆璜兆琳族孫薦同舉而舍於新安壬午三月朔三日葬于城東新厰配淑人郭氏生子二長兆璜任解州知州娶永寧魯氏常州府判繩祖女次兆琳心亥進士娶王氏即余長女女四長適邑廩生孟瑛貢生一誠子理學贈光祿卿化鯉孫次適淮安府知府張瑄兵部侍郎鼎延子四川巡撫論孫次適洛陽生員楊世燦舉人廷揖子布政歸儒孫四適洛陽貢生郭人龍都御史景昌子孫升恒蚤沒又孫四貢恒璜出娶常氏孝廉景星女履恒謙恒復恒俱余外甥履恒聘余長子濟南參議無黨女謙恒聘余次子太常寺卿無咎女復恒聘傅氏登封孝廉而師女孫女四余外甥長適庠生楊奕筠舉人奇蘊子四州巡撫嗣修曾孫次適庠生李若絃東陽知縣壬辰進士毓楠子三字郭岱鎮貢生人龍子四字董嘉孚副都御史篤行子繁曰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人拯痛惟于平日焉是圖老之于林壑之間而遇兵蠱逢其枯何如蚤置之左右以大昌其謨熙世化瑟調可以消鯨以彌天吳今第區區死節倭虜不敢與為徒史雖書於玉匱行人弔於墓衢但曰郊廓之鄉先生死難之賢大夫嗚呼

先生沒之次年壬午五月新安門人黃基昌

袁應參等具呈洛陽門人姚賡唐石岳丁



太古等具呈請修祀 孔廟又三年癸未  
江南門人具呈請從祀俱未果行越二十  
一年辛丑順治十八年山東兗州府紳衿  
百姓請祀郡名宦時長子兆璜任中都令  
又重建世德祠于中都壬寅康熙元年冬  
十二月新洛二邑公呈以從祀之典尚懸  
先請祀鄉賢癸卯二月初一日祀新安學  
宮十七日祀郡學宮是年五月諸門人與  
子璜琳刻

先生全集于淮南孝經本義二卷大全二十  
九卷或問三卷文集二十六卷存古篇六  
卷及先生年譜忠節錄行世 大全曾先生  
入告疏一卷

男兆璜 孫賈恒 曾孫繼曾

兆琳 履恒 緒曾

侄兆瑜 謙恒 較梓

兆琚 復恒





以復先生年譜

卷之四



